

牛是爱吃青草的，你把牛的嘴巴硬按到青草上，牛却不会照你的意愿来吃青草了。所以每一个想把自己的孩子克隆成哈佛女孩的家长也请三思而后行。想一想吧，我们对儿女们这么好，处心积虑要他们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可是儿女们竟不领情，还把我们当成陌路人，这是怎么了？

中国儿童无童年

“爸爸，我能不能看看电视？”

“你作业做完了吗？”

“妈妈，让我去打羽毛球吧？”

“打羽毛球？你的钢琴还没弹呢！”

“妈妈，我想去游泳……爸爸说过考完试带我去游泳的。”

“这孩子，怎么总想玩？你要是把玩的劲头用到学习上来，就不用我们操心了！”

”

“妈妈，我想吃麦当劳。我得 100 分了，你说考了 100 分就带我吃麦当劳的。”

“你知道麦当劳要多少钱？你就得了一个 100 分，你怎么不天天都得 100 分呢？”

”

“爸爸，我要去找小朋友，我背过英语了。”

“唔，英语背过了……你数学练习题做了吗？不是老师给你布置的那一点儿，是你妈让你做的课课练！”

这是一个多么悲哀的孩子。听听她和父母的对话，我们可以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模样。

这也是今天中国大陆的家庭，没有自由，没有童真，没有快乐，有的只是奴隶主逼着奴隶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拼命劳作……我们想过没有？在这个奴隶工场，谁是奴隶主，谁是奴隶？当然，这个奴隶场的奴隶主百般呵护奴隶为的是“奴隶的前途”。

我这里写的是常常发生在我家庭里的女儿和我的对话，当然这样的对话也可能更多地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其他家庭，作为家长，我不知道对这样的现象我们是不是习以为常了？我的女儿读小学六年级，从以上的对话里，可以看得出我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在我的印象里，女儿从读一年级，甚至应该说读幼儿园开始，就不时地要求我做这做那，我呢，为她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符合我们的意志。我们是家长，我们有权利要求孩子按自己的意志成长。说到这里，没有人会反对吧？我们都是父母，千百年来，做中国父母是很累的。累就累在我们不仅没有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都是上级领导的思想），而且我们还要把孩子们培

养成像我们一样没有思想的人。

发生在我女儿和我们之间的事，我相信同样会更多地发生在中国的每一个家庭。我们为人之父，为人之母，混得好的叫做成功人士，希望我们的儿女能继承我们的辉煌；混得不好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别像自己这么倒霉，这么窝囊，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人心同此，可怜天下父母心。更可怜的也许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有儿童的天性，却不能享受童年的快乐。

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中国儿童更“成熟”得早的了，因为我们一相情愿地在为自己的儿女们着想，为他们着想的代价就是千方百计让他们变得在孩子的时候就不像个孩子，让他们的思想从小就按大人的规矩来思考，让他们一点儿乐趣都没有，千方百计扼杀掉儿童原来应该有的那份烂漫天真。

少先队在上海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是少年儿童的喜事，可是网站上看见这样的新闻标题却不得不让人深思：“少代会语言不少，提案内容成人化”。

披露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对于一个 12 岁的孩子而言，一切都太完美了。字迹秀美，语言规范，条理清晰，这样一份少代会的提案让人看了惊喜，可是就在少代会开幕的时候，提案的作者却忘记了自己提案的内容。为什么呢？这位少代会的代表告诉记者：“提案是妈妈代写的。”记者给提案人取了个化名，叫静静。

在上海的这次少代会“提案议案辑选”中，像静静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孩子们被动地接受了许多大人的规矩，因为他们的作品还要符合老师的价值判断。

由于你们所能理解的原因，下面这些例子里出现的小代表，并且包括书中以后出现的未成年人也都是化名。

华华的提案是“让外来人口子女接受同等义务教育”，为这个提案她专程跑到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读书的学校，看到的是那里的学习条件太差了，孩子用自己的语言描写了在那里看到的感受，语言可能是稚嫩的。提案拿到老师手里一辅导，稚嫩的形容变成了一连串的数据，孩子的感触变成了论点和推理，华华说：“我不知道我的感想在哪里了？”

让我们看看吧，就在这次少代会上，只读小学二年级的祥祥写的是：“刑事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犯罪的年龄也逐年递减”。读五年级的方方开头写的一句是：“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读四年级的佳佳提的建议是：“请有关部门出台免税和补贴等优惠政策”。采访的记者说，他们有如在读“两会”的提案。

这就是大人越俎代庖的结果。

成年人希望孩子幼稚，孩子却希望自己成熟。于是产生了对“大人腔”的模仿。这些模仿说到底是大人们不愿倾听孩子的声音，一味灌输自己想法的结果。少代会提案的成人化现象让我不敢高兴，或许幼稚一点、率真一点才是少年儿童应该有的，可惜它正在被我们成年人一点儿一点儿地抹杀。

在青岛市有一位自称是然然的女高中学生给一个杂志社写了一封信，我把信全文照录如下：

我是一位 15 岁的女中学生，今年刚进入市重点读高中，这是我父母托关系才得以进入的，可我并不感谢他们。

我自认为我是父母和老师眼里的乖孩子、优秀生，学习好，又听话。但没人知

道我现在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上学。我常想把书丢进高压锅里，用小火煮上一天，拿出来以后再用锤子砸，然后浸入浓硫酸里彻底毁容，再送入火炉烧成灰，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读书剥夺了我的一切，我的自由，我的爱好全没有了。耳边聒噪的只有4个字“读书、学习”。从我上初中开始，父母就给我灌输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北大、清华和复旦，当然能考上国外的大学更好。今年夏天参加初中考高中，我觉得父母比我还紧张，总说什么要考进了市重点高中，就等于向名牌大学迈进了一步。

但是真正让我有勇气得以实施“火烧行动”的是一本《哈佛女孩》。今年上半年，中国大地突然出了一本《哈佛女孩》，爸爸妈妈就像中了魔一样，成天嘴里除了读书、学习以外，又多了一个哈佛女孩刘亦婷。她怎么背英语单词，也要我怎么背，她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点睡觉，我也得几点起床几点睡觉，连课外读物的选择，也是由她来定。她上的是重点高中，当然我也不能差。

初考前一个星期，妈妈不知从哪里弄来什么药，非要我吃下，说这样就不会让月经这位老朋友来干扰我的学习。老朋友的确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期到来，但也许是妈妈给我吃得太好的缘故，我不能吸收与消化，整个考试期间我都在腹泻，人很无力，晚上很早就想睡了，可爸爸却一定要让我把他买的参考书上的模拟考试题做完再睡，还说什么刘亦婷是晚上几点才睡。

考试成绩下来了，是区重点，父母的脸阴了好长一段时间，总爱说什么他们没有刘亦婷这样的女儿的福分。可没过多久，爸爸的脸又阴转多云了，妈妈也很开心，原来是爸爸找了关系，费了很大劲终于把我弄进了市重点。妈妈说：上了市重点，以后你可要更努力了，我想我们的然然也不会比刘亦婷差。

但我并不想做刘亦婷，我也不想上什么哈佛大学，我只想当我的然然。好几次我在梦里都在哭喊：“妈妈，不要把我克隆成‘哈佛女孩。’”可我哪里做得了主呢？上了重点高中后，身边强者如林，我想这其中可能就不止会产生几个刘亦婷似的人物，我能竞争得过吗？可妈妈还是在说：“读书、读书”，爸爸还是在说“学习、学习”，家庭的中心议题就是，要让我像刘亦婷一样的考上名牌大学。

我真不明白，哈佛女孩刘亦婷施了什么魔法。我怀疑在中国，不止我的父母，还有更多的家庭在为了刘亦婷而走火入魔。至少我所在的班上，80%的同学都说他们的父母在他们面前提刘亦婷。

我恨透了哈佛女孩，直到有一天我将它送进了火炉，看着它在火中挣扎着弯曲着自己的身体，看着它一点点成为灰烬，我心里痛快极了，心里恨恨地说，让哈佛女孩见鬼去吧！可想而知，为此“火烧行动”，父母愤怒至极，把我关了一天的禁闭。

一个乖孩子，一个学习并不差的学生，何以对书恨到这个地步？要把书放到高压锅煮，要用锤子砸，要丢到浓硫酸里毁容，还要用火把书烧成灰烬，才解心头之恨。这是为什么？相信每一个读了这封信的人都会得出结论。

2005年春节期间，一位小学生给《金陵晚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这位自称“苦孩子”的小朋友竟说，她想变成瞎子、聋子！原因是父母过年的时候也不肯让她暂时停止一下学习。她“羡慕”盲人，因为她认为盲人可以不用学习。

据统计，寒假期间，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热线共接到学生200多个倾诉电话，“索要”一个真实的寒假。

“苦孩子”在信中说，她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春节期间，突然好想说说心里话，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节日过得很苦很累。她说，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自己从来没有好好玩过。现在每天晚上写作业都要到10点，甚至要到12点。

“我现在特别羡慕那些瞎子、聋子，因为他们看不见，听不见。”因为读书太累，这名同学竟想让自己变成瞎子、聋子。

孩子为什么会有如此偏激的想法呢？这说明孩子与学习已严重对立。

南京市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究所的陶主任介绍，像这名“苦孩子”同样烦恼的学生不在少数：仅春节期间，南京市中小学生心理热线就接到200多个孩子打来的电话，倾诉类似的烦恼。在春节期间的热线电话中，许多中小学生反映，老师要他们补课、家长给他们增加寒假作业，让他们过年也喘不过气来。寒假几乎徒有其表。他们说自己想哭、想玩、想睡觉，想晒太阳、想上体育课、想逃学、想要一个真实的寒假、甚至想变成瞎子、聋子。这么严重的逆反心理，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深思，是什么让孩子厌恶学习呢？

2005年1月16日，长春市第五中学一名高二学生怀揣遗书横卧铁轨自杀，造成重伤，截至1月18日仍然生死未卜。这名自杀的学生在遗书中写到：“老师、同桌……学习压力太大了……我还偏科……真不知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这已经不是因厌学而走上极端道路的第一案了。近年来，因厌学而发生的学生离家出走、甚至自杀等报道屡见报端。厌学，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过去说厌学是初中和高中的事情，但现在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有学生厌学。”北京教育学院季莘教授说：“学习是学生的天职，但当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爱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思考了。”北京的一所学校曾经做过一次关于厌学率的调查，调查前的估计为20%，而调查后的结果却是40%。在最近媒体的报道中，这一数字已高达60%，有些农村地区甚至达到80%。

现在城市的学校大部分小学一年级就开设了英语、电脑等课程，一个小学生每学期要学十几门课。一年级孩子根本不知道怎么学习，好多孩子早早地学习英语，既耽误了工夫，又增加了负担。甚至一些幼儿园也已经开始教书，说是早期开发。过早地让孩子识字、做数学题，这样揠苗助长的教育不仅起不到开发的作用，相反只会导致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厌学。

“一二年级的孩子连母语都掌握不了，怎么学英语？让他用拼音翻译英语单词吗？”东城区某小学的张老师对小学生开设英语课颇有微词。与这位老师的想法不同，一些家长却认为，孩子学的东西越多越好。一位家长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能学的都学了，什么计算机、英语、奥数，哪样也不想落下。毕竟，竞争从起步的时候就开始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竞争竟是这么不人道呢？如果竞争真的变成了“弱肉强食”，那人类和野兽还有什么区别呢？

在双休日中，绝大多数学生是在做作业和复习功课中度过的。在星期天看见学生背着书包去学校的情景已经毫不新鲜了，谁都知道学生要补课，要上各种课程班。尽管教育部门曾经三令五申禁止补课，但是“家长不同意啊”许多中学校长往往这样做托词。且不说家长怎么敢同意，就是学校又敢置考试和分数于不顾吗？很多家长和老师在接受采访时都说了同样的话：“我也心疼孩子，可是没办法。”一位家长无奈地说：“我想让孩子学他感兴趣的東西，可是社会是以学历来衡量和录用人的，我改变不了社会，我只有也让他去学数学，学英语，学计算机。”在我们这样的教育体

制下，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模式下，家长和学校一样，都是逼着孩子成为考试的奴隶的帮凶。正是由于这样的家长越来越多，由于这样的学校以考试的僵化和严格为荣，这样的社会以一纸文凭取舍人，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以至于孩子已经承担不了社会赋予他们的负担，家长也是身心憔悴囊中羞涩，但是整个社会还是苦苦硬撑着，直到总有一天要崩溃。因此我们悲哀，但是我们活该！

尽管教育界早已在口头上表示摒弃纯记忆的教学方式，但现实教学中这种简单教与学的方法仍然在充当着主角。老师对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要求，往往是背了多少个单词，认了多少个字，能不能默写整篇课文等等。实际上老师和家长都是管输入和输出两头，学校管考试，家长管交钱，孩子一个人被扔在了过程当中，让他们很孤独地经历着学习，这样的孩子在学习的时候除了记忆负担加重，思维并没有被真正启动。一个学生没有兴趣、没有思维，他的学习状态怎么样可想而知。

考试和分数带来的升学率的压力不仅让孩子们难以承受，就是老师们也渐渐不堪重负。郑州一女教师因教学压力过大而跳楼自杀；广东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高中的一位政治课教师，因公开反对补课而被评为全校惟一不称职教师，就是近期引人反思的例子。

我们教育的弊病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走向极端的今天又都是在打着“素质教育”的旗下变本加厉的。一位退休教师在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让人吃惊的话：“我不希望再提什么素质教育了！提一次素质教育就加大一次考试的难度，升学率的要求一点没减！原来一道题拐3道弯，提倡素质教育之后就变成拐5道弯了，这哪里是素质教育？”

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这位老师给记者讲了一个例子：在美国初中的生物课上，老师让孩子们从一堆黄豆中找出一颗最有特点的，学生找出来后，再把这颗豆子和其他的黄豆掺在一起，摇匀之后又让学生找出这颗黄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没有去背什么，没有去写什么，但他们却学会了识别事物，提高了自己的判断能力和观察能力。

牛儿是爱吃青草的，你把牛的嘴巴硬按到青草上，牛却不会照你的意愿来吃青草了。所以每一个想把自己的孩子克隆成哈佛女孩的家长也请三思而后行。

有些经验只是个案，不能当普遍真理来奉为圭臬。有些总结多少带点儿炒作的嫌疑，即使炒作的人也未必全信，你要被哗众取宠牵着鼻子走了，只怕那炒作者要躲在暗地里偷偷地乐儿了。

想一想吧，我们对儿女们这么好，我们处心积虑要他们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可是儿女们竟不领情，还把我们当成了陌路人，这是怎么了？我们究竟哪儿出了毛病？

马加爵杀人案审判，审判马加爵的法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新闻，说这个审判是“大快人心”。一时间各个网站上评论四起，评论的网友说：“我不知道新闻发言人发布这条新闻时动没动脑筋？马案的审判有什么可以大快人心的？这是个悲剧，只能让人万分痛心！我们都希望悲剧千万别重演。”

是不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就是这么个发言的水平？

我想不是。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墨守成规的思维方式，说大话、说假话、说空话，这些难道不是耳濡目染的教育让我们从小就学会的吗？

因此，我们可以自豪，西方人把问题看得比什么都严重，他们是悲观主义者；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常常是问题来到身边了，还在自欺欺人。

上帝给了我们一次生命，谁也没有权利剥夺，我们自己更应该爱惜，而且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自由、快乐、幸福。所以宗教不允许自杀的人进入天堂。我们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不珍重生命。有一首流行歌唱道：“一百年前你不是你，我不是我。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就是在这一百年中，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十月怀胎为人之父为人之母的喜悦，一朝分娩母亲的阵痛，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人是这么生出来的。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孩子也不是在学校里上课懂得的，往往是到他们步入青春期了，才糊里糊涂地自己摸索出来。长期的封建统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愚昧落后，让中国人不敢在课堂里谈及性这个问题，我们还谈什么让孩子追求科学呢？

我们热衷于追求分数，热衷于追求上名牌大学，热衷于追求找个报酬丰厚的工作，再有权有势炙手可热就更好了。说到底我们并不是热爱学习、热爱读书，我们热爱的是在人世走一遭，活得丰衣足食，活得比别人体面。为这个，我们还把自己的欲望强加给自己的孩子，希望让他们来完成我们自己所没能完成的理想，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太沉重了？一年一年地这么追求下去，中国人的教育有没有希望？

2004年5月6日《参考消息》的中国大地版上刊登出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法新社一个记者写的，文章说，两年前在上海开办了一所英国国际学校，学校招收了在这所港口城市10万外国居民的约300个孩子。这所学校的女经理对记者介绍，令人望而生畏的中国高考不只是每一位学生的梦魇，也是每一位家长的噩梦。她说：“中国的儿童没有童年，这场独一无二的考试给他们和家长带来了太大的压力。”

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也是家长，更年轻一些的将来也要做家长，我们怎么能每天都生活在噩梦里而不垮掉呢？

我们怕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越来越没有人味的社会被激烈的竞争淘汰。从自己的可怕经历得出结论，要想做人上人就得拼命通过考试（这是中国特色之一），于是我们身体力行孩子设计他们的人生道路，用的是牺牲孩子们的童真、牺牲孩子们的自由、扼杀他们的天性、不给他们一点点自己支配的时间来实现的。

想到这里，我的心就痛！

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不过我们很坦然，我们是在为孩子好呀，说到底孩子只不过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配呢？

从中国古代开始，就有“孟母三迁”之说。孟母为了孟子的前途，就三次搬家。当然她不会考虑孟子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小伙伴，也不会征求小孩孟子的意见，毕竟孟子最后成了中国的大学者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文明就文明在包办代替。家长为儿女们包办代替，当权者为子民包办代替，重要的不是准你有自己的思想，是要你走为你规定好的道路。卢梭把专制的君主政治下君民的关系比喻为牧羊人和羊群，他说牧羊人总是认为自己的品格高于羊群的。我们也总是认为家长的品格高于子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这个理儿吗？

“爸爸，我能下去骑骑车吗？”我女儿又问。

“去吧，你就在院子里骑一会儿，别跑到街上，那很危险的。”我说。

在我帮女儿抬她的小单车下楼时，我老婆追到楼梯口对我喊：“嗨！你怎么不遵守规定，她还没背英语，你就让她去玩？”

这次我没答理老婆，尽管我也想让孩子把冰块握在手里 15 分钟，锻炼她的意志，让她以后上哈佛大学什么的。可是我说过我有点儿不忍心了，因为我刚刚想到中国儿童无童年这个命题，我正在思考，我得表现一下，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思考呢？

你千万别把我当真，我也就表现这一次，下次女儿要再向我提出玩啊吃啊什么的要求，我一定把她关进小屋里，罚她学习做功课。我可是个明白人，我不能冒让我的女儿考试不如别人因此进不了名牌大学的险。说白了，我是中国人，我得按中国人的游戏规则办事，我给你们说的，都是说说玩儿的，你可千万别当真，你要相信我了，你就是个傻逼，那就会误人子弟哟！